

DOI:10.13869/j.cnki.rswc.2023.05.047.

谢双玉, 田文利, 聂黎莎, 等. 山区旅游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比较研究[J]. 水土保持研究, 2023, 30(5): 435-442.

XIE Shuangyu, TIAN Wenli, NIE Lisha, et al.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Mountainous Tourist Destinations[J]. 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23, 30(5): 435-442.

山区旅游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比较研究 ——以恩施州为例

谢双玉^{1,2}, 田文利^{1,2}, 聂黎莎^{1,2}, 乔花芳^{1,2}

(1. 华中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9; 2. 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 武汉 430079)

摘要: [目的] 探究恩施州旅游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 阐明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韧性的作用与影响, 为恩施州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提出对策建议。 [方法] 基于 Speranza 的生计韧性评价体系, 结合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特征构建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 运用方差分析法比较分析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 明确农户生计韧性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 [结果] (1) 旅游参与农户的生计韧性及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缓冲能力都显著提高; (2) 恩施州旅游地农户的旅游参与程度不高; (3) 补贴依赖型农户在学习能力、自组织能力、缓冲能力 3 个维度中均表现最差, 其中, 在健康状况、生活资料、人均储蓄、抚养比率、信息获取能力、预判风险的能力指标上与其他类型农户有较大差距。 [结论] 旅游参与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 但参与旅游发展尚未成为恩施州旅游地农户的主要生计选择。

关键词: 贫困山区; 旅游地; 农户生计韧性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09(2023)05-0435-08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Mountainous Tourist Destinations — Taking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XIE Shuangyu^{1,2}, TIAN Wenli^{1,2}, NIE Lisha^{1,2}, QIAO Huafang^{1,2}

(1. S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Wuhan Bran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was conducted to look into the differences in livelihood resilience among farmer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the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illustrate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farmers, and then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farmers in Enshi Tujia and Miao Prefecture. [Methods] An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was built based on Speranza's assessment system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by considering the features of livelihood of households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China's mountainous area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differences in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ANOVA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Results] Firstly, households involved in tourism industry have been seen a remarkable improvement in their livelihood resilience, self-organisation, capacity for learning and buffer capacity. Secondly, subsidy-dependent farmers less involve in tourism industry. Thirdly, subsidy-dependent farmers are the most vulnera-

收稿日期: 2022-09-18

修回日期: 2022-10-18

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鄂西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脆弱性引致返贫的风险评估及预警机制研究”(4200011983)

第一作者: 谢双玉(1970—), 女, 湖北鹤峰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E-mail: xieshuangyu@mail.ccnu.edu.cn

通信作者: 乔花芳(1981—), 女, 河南辉县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E-mail: qiaohuafang@mail.ccnu.edu.cn

<http://stbcyj.paperonce.org>

ble in terms of their self-organisation, capacities for learning and buffer capacity, lagging far behind other types of households in the indicators of health status, means of living, per capita savings, dependency ratio, the capability to acquire inform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anticipate risks. [Conclusion] Tourism participation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but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not become the main livelihood choice of farmers in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Keywords: poor mountainous areas; tourist destinations;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随着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消灭,我国反贫困治理进入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转向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1]。孙九霞等^[2]认为欠发达的乡村地区应借助旅游发展有效推进从全面扶贫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而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目标是提升广大农户的生计水平。恩施州从属于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武陵山区,具有生计脆弱性突出但旅游资源禀赋高的双重特征,对于旅游与农户生计关系研究具有典型意义^[3]。因此,探究恩施州山区旅游地农户主要有哪些生计策略类型?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韧性有何差别?参与旅游发展是否能增强农户的生计韧性?对于辨识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发展的资源优势,巩固山区脱贫攻坚成果、增强农户生计韧性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较少使用“生计韧性”概念,而更多使用“生计恢复力”^[4-7],但本研究认为使用生计韧性这一概念更合理,因此,文献综述部分将生计恢复力相关研究也纳入进来一同考量,主要聚焦生计韧性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综述。国外学者主要以自然灾害风险较大地区的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生计轨迹定性分析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8],调查并通过简单的数据比例分析农户应对自然灾害的策略对其生计韧性(缓冲能力)的影响^[9],或者运用T检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类型(是否参与保护农业、林牧间作户与非林牧间作户)农户生计韧性指标、生计资本的差异^[10-11]等。国内关于生计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学者们多以易地扶贫搬迁地区或经济落后地区^[4,12-13]、生态环境脆弱地区^[14-16]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回归分析^[4,12,14]、障碍度模型^[15-18]、灰色关联模型等^[13]方法检验了不同情境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也有学者利用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如陈佳^[14]、郑殿元^[16]等用作图方式比较分析了不同人口结构类型、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韧性差异;温腾飞等^[15]运用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乡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差异;杜巍等^[19]运用LR/T检验比较分析了不同性别、代次和县域农民工生计韧性及其3个维度的差异;郭蕾蕾等^[17]利用箱型图、柱状图直

观定性地比较分析了田园综合体镇与非田园综合体镇在生计韧性及其3个维度、16个指标方面的差异,据此分析田园综合体的实施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可见,已有学者对相关领域做了大量有益探索,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针对旅游背景下农户生计韧性的研究有限,而回答旅游是否能提升农户生计韧性问题对我国政策制定和地区发展有重要参考意义;第二,在生计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多将生计韧性的评价指标作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属于典型的自己解释自己^[13-15,17-18]。只有少量研究选择了非评价指标因素^[4,12,14],但他们都没有说明选择这些因素的依据^[4];第三,有少量研究利用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异同,但仍没厘清差异是否显著以及差异的主要来源等^[4,14];还有研究只是定性比较分析了不同发展类型(如是否实施田园综合体^[17]、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但却得到十分确信的结论。

鉴于此,本研究利用基于Speranza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我国山区旅游地的特性构建的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恩施州的18个旅游村为研究区,利用问卷调查收集第一手数据,通过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生计韧性及其各维度水平差异,以期对恩施州山区旅游地农户的生计韧性提升提供对策建议。

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检验

本研究的作者们已撰文,在界定生计韧性概念的基础上,深入比较分析国内外已有评价指标体系的优缺点,利用对生计韧性内涵的体现更完整、更贴切的Speranza的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我国山区旅游地的特性(包括政府是农户生计维持的重要保障,社会风险扰动是农户生计维持的主要障碍,旅游参与是农户生计维持的重要补充),构建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3个维度及其下的22个指标(表1)。其中,缓冲能力用五大生计资本来衡量,因为缓冲能力指一个系统可以经历(吸收)变化(扰动)时,仍能保持原有的结构、功能、状态的能

力^[11]。该评价指标体系力图克服了已有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缺点,评价对象为山区旅游地的农户家庭。同时,根据指标含义及案例的实际,确定了各指标的代理指标及赋值方式(表 1)。而后,运用 Ω 系数对已构建的评价体系进行检验,将其中的指标 C_{16}

(政策了解及融入度)删除后,表 1 所示的农户生计韧性 3 个维度的 Ω 系数均大于 0.600,表明评价维度构建的信度质量可以接受^[20]。后续所有分析以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三大维度及其下的 21 个指标为基础。

表 1 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的指标体系

目标层	维度层	指标层	代理指标及赋值方式	
农户生计韧性	自然资本	土地质量(C_1)	家庭中可耕种土地占全部土地的比例(%)	
		人均耕地和林地面积(C_2)	家庭耕地和林地面积总和/家庭常住人口数(667 m ² /人)	
		健康状况(C_3)	家庭中健康人口的占比(%)	
		人力资本	农业或其他专业技能(C_4)	掌握农业或其他专业技能的项数
		户主受教育程度(C_5)	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分别赋值 1~5	
	缓冲能力(B_1)	社会资本	设施完善程度(C_6)	交通:有乡道直达赋 1,无乡道直达赋 0;有供电、通气、自来水、文化广场/卫生室、通信网络各赋 1,没有则各赋 0
		社会网络支持度(C_7)	家庭成员有获得社区物品、资金或人力等支持就赋 1,没有就 0	
		房屋状况(C_8)	拥有房屋的总价值(万元)	
	物质资本	生产资料(C_9)	拥有生产资料的总价值(万元)	
		生活资料(C_{10})	拥有生活耐用品的总价值(万元)	
	金融资本	人均收入(C_{11})	居民家庭总收入/家庭常住人口数(元/人)	
		人均储蓄(C_{12})	居民家庭总储蓄额/家庭常住人口数(元/人)	
		受保障情况(C_{13})	人均政策性保险投保金额 $\times 0.7$ +人均商业性保险投保金额 $\times 0.3$ (万元)	
		抚养比率(C_{14})	家庭中无劳动能力人口/有劳动能力人口(%)	
	得到邻里的信任度(C_{15})	很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信任、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分别赋值 5~1		
	自组织能力(B_2)	政策了解及融入度(C_{16})	0.5 \times 获得的政策利好+0.5 \times 受到的政策处罚。政策利好用获得的政府资助和优惠金额赋值:0 元/年、0~2000 元/年、2000~4000 元/年、4000~6000 元/年、6000 元及以上/年分别赋值 1~5;政策处罚用农户过去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次数赋值:0 次、1 次、2 次、3 次、4 次及以上分别赋值 5~1	
		社会参与度(C_{17})	参与小组会议次数 $\times 0.5$ +村任职情况 $\times 0.5$ 。参与 0 次,0~30%,30%~60%,60%~90%,90%~100%分别赋值 1~5。在村里任职为 1,否则为 0	
		旅游参与情况(C_{18})	参与旅游所花费的总时间(d)	
	学习能力(B_3)	预判风险的能力(C_{19})	预判到自然、市场、技术风险发生并采取行动的次数	
		信息获取能力(C_{20})	家庭获取信息的渠道数	
		技能培训机会(C_{21})	参加农业或专业技能培训的次数	
		参与知识交换的途径(C_{22})	家庭成员有外出打工、参与当地旅游各赋 1,没有赋 0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恩施州位于东经 108°23′—110°38′,北纬 29°07′—31°24′,地处湖北省西南部,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拥有土、苗、侗等 28 个少数民族,地处武陵山区腹地,以山地地形为主,平均海拔 1 000 m,因而惯称“八山半水分半田”。州内自然景观独特,民族文化丰富,素有“鄂西林海、世界硒都、土家女儿会故乡”的美誉,入选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与省级生态文化保护区,共有 222 个国家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旅游业被政府视为具有当地比较优势的富民产业^[21-22]。本文选取恩施州 4 个县市(恩施市、建始县、宣恩县、利川市)的 18 个旅游村(图 1)作为研究区。

研究区域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多处高品质旅游区,其中,12 个旅游村属于《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中公布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其余 6 个是专家推荐的旅游发展较好的村子,旅游村选取标准为村庄临近高等级景区,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发展潜力巨大。

调研发现,农户的生计方式较为多样,大多数农户选择外出务工,在乡农户部分以务农为生,部分以经营旅游产业为生,或二者兼营。少数没有劳动能力的农户主要依靠政府补贴或者简单的劳作来维持基本生活。在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户中,多数农户经营农家乐,部分农户在附近景区上班,较少农户从事小摊贩经营或者旅游演艺等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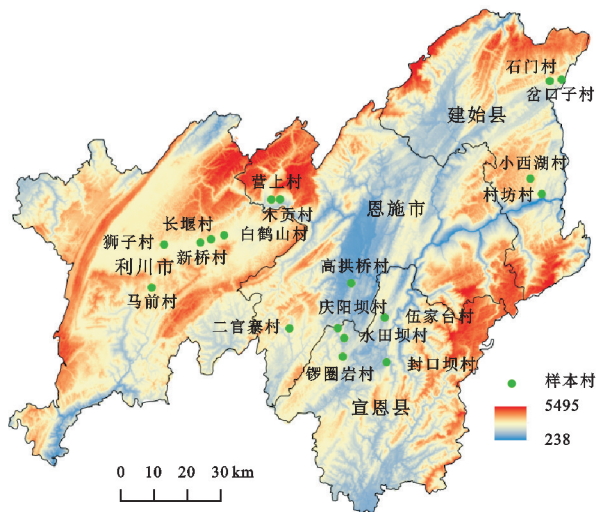


图 1 恩施州及调研样本村的分布图

2.2 数据来源

2.2.1 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农户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规模、收入来源、家庭年收入、农户类型（脱贫户与

返贫户）、村落类型（旅游村与非旅游村）等；二是将前述所构建的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22 个指标用通俗的语言转化为具体问题。

2.2.2 问卷调查实施 由 1 名教授、1 名副教授、13 名硕士研究生和 1 名本科生组成的调研团队，分为两组于 2021 年 7 月 10 日至 20 日分别前往恩施市和建始县、宣恩县和利川市对样本村展开调研。调研员随机入户与农户进行面对面交谈式问卷调查，当场回收问卷。共完成调研问卷 456 份，剔除回答信息不完整的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432 份，问卷有效率为 94.74%。

2.2.3 样本的基本信息 有效问卷样本的基本信息见表 2。受访者男女比例相差不大，以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占比 48.84%）为主；学历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居多（占比 49.54%）；人口主要以土家族为主（占比 71.06%）；家庭全部年收入多在 5 万元以上；收入来源主要为外出务工（占比 62.73%），因而农户类型主要为务工主导型。调研有效样本结构特征与恩施州的基本情况相符，具有代表性。

表 2 样本的基本特征

项目	类型	人数	百分比/%	项目	类型	人数	百分比/%
年龄	≤18	7	1.62	性别	男性	215	49.77
	19~25	12	2.78		女性	217	50.23
	26~40	71	16.44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14	49.54
	41~60	211	48.84		初中	145	33.56
	≥61	131	30.32		高中	43	9.95
民族	汉族	101	23.38		中专	7	1.62
	土家族	307	71.06		大专	17	3.94
	苗族	14	3.24		本科及以上	6	1.39
	其他	10	2.31	家庭年收入/万元	≤1	38	8.80
	外出务工	271	62.73		1~5	91	21.06
收入来源（多选）	旅游相关	103	23.84		5~10	151	34.95
	务农	158	36.57		≥10	152	35.19
	其他	221	51.16	家庭规模	平均人数	4.47	

2.3 研究方法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运用均值法计算了每位农户生计的韧性及其各维度的得分，以此作为本文计算的基础数据。

2.3.1 农户生计策略的分类方法 参考郭子钰^[21]、刘倩^[23]、黎洁^[24]等以农户的家庭收入及其所占比重为判别依据对旅游地农户生计策略分类的方式，结合调研区实际情况划分恩施州旅游地农户的生计策略类型。

2.3.2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韧性水平的比较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生计韧性及其各维度的差异，探究农户的生计韧性与其生计策略的关系。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的生计策略类型及特征

参考前人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的划分依据，结合案例地的实际情况，以农户家庭收入来源的构成为判别依据^[3,25]，将受访农户分为 5 种生计策略类型：旅游主导型、兼业旅游型、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和补贴依赖型（表 3）。

根据表 3 并结合实地调研发现，样本农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60.88%）和兼业旅游型（16.20%）为主。其中，务工主导型农户的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在本地或外地的建筑工地、工厂打工，此外其他家庭成

员还会从事小规模农业耕种等活动;兼业旅游型农户的生计方式比较多样化,家庭成员除参与旅游经营外,还会选择去外地或本地务工,或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等;务农主导型农户的占比(8.80%)仅次于兼业旅游型农户,此类型农户多为老年夫妻,或身体状况较差的中年人,他们受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限制,只能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旅游主导型农户(7.64%)往往是多位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旅游经营,或部分家庭成员受聘于旅游

相关单位,生计方式以旅游为主,务工或务农为辅。受到旅游淡旺季的影响,其生计也存在淡季和旺季,旺季时家庭成员主要从事农家乐、民宿或旅游商店等经营性活动,淡季时家庭成员往往会选择外出务工或在本地打工,同时也会进行小范围的农业种植;补贴依赖型农户(6.48%)多为身体状况较差的中年人或老年人,受年龄、身体状况等因素的限制,只能依靠低保户、养老金等国家补贴来维持生计,家庭年龄结构偏老龄化,劳动力短缺。

表 3 恩施州旅游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样本农户的划分标准、数量及占比

农户生计类型	样本数及占比/%		家庭年收入/万元	分类标准
旅游主导型	31	7.64	17.34	旅游收入占总收入比重≥60%
兼业旅游型	72	16.20	16.32	参与旅游,但旅游收入占总收入比重<60%,且拥有务工、务农等多种收入来源
务农主导型	38	8.80	3.28	
务工主导型	262	60.88	8.36	务工收入占总收入比重≥60%
补贴依赖型	29	6.48	1.81	养老金等国家补贴收入占总收入比重≥60%

3.2 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生计韧性的比较分析

计算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韧性及各维度得分的均值,并利用方差分析法比较其差异是否显著,得到表 4—6 所示的结果。

3.2.1 旅游主导型、兼业旅游型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农户 从表 4 可以看出,5 种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从高到低分别是旅游主导型(0.316)>兼业旅游型(0.291)>务农主导型

(0.247)>务工主导型(0.244)>补贴依赖型(0.187),且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它们在 0.001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F=25.956, p<0.001$)。进一步两两比较结果(表 5)表明,旅游主导型、兼业旅游型农户的生计韧性都在 0.001 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农户,而补贴依赖型农户的生计韧性则在 0.001 水平上显著低于其他类型农户。可见,旅游参与类农户的生计韧性明显强于非旅游参与类农户。

表 4 恩施州旅游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生计韧性和各维度的得分及方差分析结果

维度层	指标层	兼业旅游型	务农主导型	务工主导型	旅游主导型	补贴依赖型	<i>F</i>	<i>p</i>
生计韧性		0.291	0.247	0.244	0.316	0.187	25.956	0.000***
缓冲能力		0.264	0.268	0.242	0.270	0.191	6.515	0.000***
	自然资本	0.188	0.450	0.229	0.186	0.213	8.354	0.000***
	人力资本	0.458	0.363	0.424	0.447	0.295	11.937	0.000***
	社会资本	0.498	0.425	0.433	0.478	0.393	1.666	0.157
	物质资本	0.078	0.029	0.033	0.123	0.019	21.127	0.000***
	金融资本	0.097	0.073	0.089	0.118	0.036	8.38	0.000***
自组织能力		0.444	0.351	0.330	0.484	0.315	24.153	0.000***
学习能力		0.352	0.231	0.273	0.420	0.173	14.421	0.000***

注: *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01$, 下表同。

表 5 恩施州旅游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韧性及各维度的两两比较结果

农户类型		生计韧性	缓冲能力	自然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自组织能力	学习能力
<i>I</i>	<i>J</i>	<i>I-J</i>	<i>I-J</i>	<i>I-J</i>	<i>I-J</i>	<i>I-J</i>	<i>I-J</i>	<i>I-J</i>	<i>I-J</i>	<i>I-J</i>
兼业旅游型	补贴依赖型	0.103***	0.072***	-0.026	0.162***	0.105*	0.059***	0.061***	0.129***	0.178***
	旅游主导型	-0.026*	-0.007	0.002	0.011	0.019	-0.045***	-0.021	-0.041	-0.068*
	务工主导型	0.046***	0.022*	-0.042	0.033*	0.065*	0.044***	0.008	0.114***	0.079***
	务农主导型	0.043***	-0.004	-0.262***	0.095***	0.072	0.049***	0.024**	0.093***	0.120***
补贴依赖型	旅游主导型	-0.129***	-0.079***	0.028	-0.151***	-0.086	-0.104***	-0.082***	-0.169***	-0.247***
	务工主导型	-0.057***	-0.050***	-0.016	-0.129***	-0.040	-0.014	-0.053***	-0.015	-0.099***
	务农主导型	-0.060***	-0.077***	-0.237***	-0.068*	-0.033	-0.010	-0.037*	-0.036	-0.058
旅游主导型	务工主导型	0.072***	0.029*	-0.044	0.023	0.046	0.090***	0.029**	0.154***	0.147***
	务农主导型	0.069***	0.002	-0.264***	0.084**	0.053	0.094***	0.045**	0.133***	0.189***
务工主导型	务农主导型	-0.003	-0.026*	-0.220***	0.061**	0.040	0.005	0.016	-0.021	0.041

3.2.2 旅游主导型、兼业旅游和务农主导型农户的缓冲能力显著高于其他2类农户

从表4可以看出,5种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得分的均值由高到低分别是旅游主导型(0.270) > 务农主导型(0.268) > 兼业旅游型(0.264) > 务工主导型(0.242) > 补贴依赖型(0.191),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它们在0.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F=6.515, p<0.001$)。进一步两两比较结果(表5)表明,旅游主导型、兼业旅游型和务农主导型农户的缓冲能力显著高于补贴依赖型和务工主导型农户,但务工主导型农户的缓冲能力显著高于补贴依赖型农户。究竟是哪些方面使得这3种类型农户的缓冲能力较高,还需深入探究它们在缓冲能力下五大生计资本甚至具体指标的表现。

具体来看,务农主导型农户在土地质量(C_1)、人均耕地和林地面积(C_2)指标的得分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农户,因此自然资本的得分也比其他类型农户的得分都高出1倍,其他4种农户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务农主导型农户在自然资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而参与旅游的农户因生计方式的转化,大多土地都已闲置或租赁给他人,所以得分最低。

旅游参与农户(旅游主导型和兼业旅游型)在人力资本方面表现最好,尤其是兼业旅游型农户,在0.05,0.01或0.001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余3种类型农户。从具体指标上来看,补贴依赖型农户在健康状况(C_3)指标上均显著低于其他4种类型农户,这主要是由于补贴依赖型农户的家庭结构偏老龄化、家庭成员身体状况较差所致;在户主受教育程度(C_5)指标上,旅游主导型和兼业旅游型农户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农户。调研中发现,良好的知识积累可以帮助农户在面临干扰和危机时能辨别并发现更多的发展机会,拓展生计方式。如一些商业知识储备良好的农户敏锐地洞察到了乡村民宿市场,选择参与其中并经营良好,实现了生计转型与家庭增收。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没有显著差异($F=1.666, p=0.157$),但两两比较结果(表5)显示,兼业旅游型农户的社会资本得分在0.05水平上显著高于务工主导型和补贴依赖型农户。同时,从具体指标上来看,旅游主导型和兼业旅游型农户在设施完善度(C_6)指标上的得分均在0.05或0.01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3种类型农户,这主要是由于旅游发展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完善,如网络的逐步普及、道路可进入性增强等,因此旅游参与农户的得分最高。

在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旅游参与农户(旅游主导型和兼业旅游型)的得分均最高。从具体指标上来看,旅游参与农户在房屋状况(C_8)、生产资料(C_9)、生活资料(C_{10})和人均储蓄(C_{12})指标上的得分均在0.001或0.01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3类农户。这表明,参与旅游

发展有助于提升农户的生活质量,帮助农户积累经济财富,且旅游参与程度越深,效用越明显;在抚养比率(C_{14})指标上,补贴依赖型农户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低于其他4类农户,这主要是因为此类农户受年龄、健康等因素限制较大,家庭中劳动力缺乏所致。

3.2.3 旅游主导型、兼业旅游型农户的自组织能力显著高于其他3类农户 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自组织能力得分的均值由高到低分别是旅游主导型(0.484) > 兼业旅游型(0.444) > 务农主导型(0.351) > 务工主导型(0.330) > 补贴依赖型(0.315)。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自组织能力具有显著差异($F=24.153, p<0.001$),进一步两两比较结果(表5)表明,旅游主导型、兼业旅游型农户的自组织能力得分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农户。进一步对自组织能力测量指标的分析(表6)表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旅游参与情况(C_{17})得分在0.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得到邻里的信任度(C_{15})和社会参与度(C_{16})得分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两两比较结果表明,旅游主导型和兼业旅游型农户旅游参与情况的得分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3类农户,这表明参与旅游发展是促使旅游主导型和兼业旅游型农户的自组织能力更强的原因。

3.2.4 旅游主导型、兼业旅游型农户的学习能力显著高于其他3类农户 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学习能力得分的均值由高到低分别是旅游主导型(0.420) > 兼业旅游型(0.352) > 务工主导型(0.273) > 务农主导型(0.231) > 补贴依赖型(0.173)。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学习能力具有显著差异($F=14.421, p<0.001$),进一步两两比较结果(表5)表明,旅游主导型、兼业旅游型农户的学习能力得分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3类农户,同时,旅游主导型农户的得分在0.05水平上显著高于兼业旅游型农户。进一步对学习能力和测量指标的分析(表6)表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参与知识交换的途径(C_{21})得分在0.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但预判风险的能力(C_{18})、信息获取能力(C_{19})和技能培训机会(C_{20})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两两比较结果表明,旅游主导型和兼业旅游型农户参与知识交换的途径(C_{21})得分显著高于其他3类农户,务工主导型农户的得分也显著高于务农主导型和补贴依赖型农户,这主要是因为旅游主导型和兼业旅游型农户、务工主导型农户的家庭成员通过参与当地旅游发展、外出打工等方式,能获得更多知识交换机会和途径,增强了信息接收和转化的能力,从而在面对新的生计可能时他们更能够有条件并主动地采取行动尝试。

表 6 恩施州旅游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韧性测量指标的方差分析结果

维度	指标		兼业 旅游型	务农 主导型	务工 主导型	旅游 主导型	补贴 依赖型	<i>F</i>	<i>p</i>	
缓冲能力	自然资本	土地质量(<i>C</i> ₁)	0.305	0.721	0.400	0.319	0.338	5.680	0.000 * * *	
		人均耕地和林地面积(<i>C</i> ₂)	0.070	0.179	0.058	0.052	0.088	11.266	0.000 * * *	
		健康状况(<i>C</i> ₃)	0.877	0.770	0.853	0.816	0.588	9.521	0.000 * * *	
	人力资本	农业或其他专业技能(<i>C</i> ₄)	0.245	0.206	0.233	0.226	0.191	1.348	0.252	
		户主受教育程度(<i>C</i> ₅)	0.250	0.112	0.186	0.298	0.107	6.361	0.000 * * *	
	社会资本	设施完善度(<i>C</i> ₆)	0.746	0.614	0.672	0.764	0.607	4.655	0.001 * * *	
		社会网络支持度(<i>C</i> ₇)	0.250	0.237	0.194	0.194	0.179	0.364	0.835	
		房屋状况(<i>C</i> ₈)	0.086	0.040	0.046	0.121	0.026	14.951	0.000 * * *	
	物质资本	生产资料(<i>C</i> ₉)	0.056	0.002	0.004	0.115	0.005	20.141	0.000 * * *	
		生活资料(<i>C</i> ₁₀)	0.092	0.043	0.050	0.132	0.026	17.601	0.000 * * *	
		人均收入(<i>C</i> ₁₁)	0.080	0.016	0.041	0.093	0.021	10.463	0.000 * * *	
		人均储蓄(<i>C</i> ₁₂)	0.033	0.004	0.016	0.063	0.003	5.351	0.000 * * *	
	自组织能力	受保障情况(<i>C</i> ₁₃)	0.101	0.081	0.090	0.086	0.085	0.873	0.480	
		抚养比率(<i>C</i> ₁₄)	0.176	0.190	0.209	0.229	0.036	5.675	0.000 * * *	
		得到邻里的信任度(<i>C</i> ₁₅)	0.775	0.779	0.776	0.774	0.764	0.033	0.998	
		金融资本	社会参与度(<i>C</i> ₁₆)	0.229	0.242	0.196	0.170	0.172	0.781	0.538
		旅游参与情况(<i>C</i> ₁₇)	0.328	0.033	0.018	0.509	0.009	195.865	0.000 * * *	
学习能力	预判风险的能力(<i>C</i> ₁₈)	0.132	0.250	0.152	0.177	0.089	1.785	0.131		
	信息获取能力(<i>C</i> ₁₉)	0.620	0.605	0.5791	0.656	0.488	2.01	0.092		
	技能培训机会(<i>C</i> ₂₀)	0.058	0.044	0.040	0.105	0.045	2.32	0.056		
	参与知识交换的途径(<i>C</i> ₂₁)	0.597	0.026	0.319	0.742	0.071	19.945	0.000 * * *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第一,本文根据农户家庭收入来源的构成将样本农户分为 5 类(见表 3),其中,六成农户为务工主导型,而旅游主导型和兼业旅游型农户(即旅游参与农户)合计不到三成。这表明参与旅游发展尚未成为恩施州旅游地农户的主要生计选择,大多农户仍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依靠。这可能是由于相较外出务工,旅游业仍存在收入来源不稳定、经营风险较大、进入门槛较高等所致。

第二,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比较分析表明,旅游主导型和兼业旅游型农户在生计韧性及其 3 个维度的表现都是最好和次好的。这表明参与旅游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户的生计韧性,且参与程度越深,提升作用越明显。这与已有学者分别在秦岭北麓、秦巴山区、云贵民族传统村落研究所发现的结果(旅游参与农户的生计资本更高,促进了农户生计的改进)基本一致^[26-28]。但上述研究只关注了生计资本,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还体现了旅游参与型农户在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方面所具有的更大优势。这进一步表明,旅游参与是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方式的重要补充,农户生计方式越多样,农户生计韧性越强,能更好地适应环境、政策变化造成的扰动,表现出较强的韧性,与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7]。

第三,补贴依赖型农户在三大维度中均表现最差,这类农户不仅缺少缓冲不利变化的资本,也缺乏可依赖的社会关系去缓解贫困,更欠缺追求更好生活的学习能力。其中,在健康状况、生活资料、人均储蓄、抚养比率、信息获取能力、预判风险的能力指标上与其他类型农户有较大差距,这与刘倩^[23]、郭子钰^[21]等认为的补贴依赖型农户的健康风险突出,生计资本积累程度较低的结论具有较高吻合性。

4.2 对策建议

根据前述本研究对恩施州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调查评价结果,发现研究区的生计韧性主要存在两大突出问题:第一,旅游参与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但恩施州旅游地农户参与旅游发展的比例还不高、程度还较低;第二,补贴依赖型农户的生计韧性最低,既缺乏缓冲不利变化的资本,更缺乏“向前发展”的能力,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充分利用优美的山水林田和气候资源,出台政策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度假旅游,尤其应结合资源特色和传统优势,发展农业、林业、传统村落等旅游,发展壮大乡村旅游、度假旅游,吸纳更多农户参与旅游发展并从中受益,增强农户生计多样性及韧性;第二,鼓励补贴依赖型农户尝试其他生计选择,增强该群体生计韧性。政府应重点关注该类群体,借助旅游地的

地理优势,一方面带动此类农户实现农产品的增值,另一方面可以培训该类群体做流程较为简单的旅游纪念品,从而增加其收入来源。此外,对于有条件的农户,政府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当地民族歌舞表演、经营特色旅游商店等。

最后,本研究虽然详细地分析了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但未能考虑和分析其他因素(如区域甚至区位等)对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此,今后可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与 Quandt^[11]一样,本研究只评价了恩施州旅游地农户在现阶段时间节点的生计韧性,没有分析农户生计韧性的动态性,因此,今后的研究有必要跟踪调查或者至少调查几个不同时间节点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的情况。另外,还需要关注旅游地农户面临的主要压力和扰动以及他们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

参考文献:

- [1] 杨文静,孙迎联.我国反贫困治理与农户生计转型:历史回顾与改革前瞻[J].经济学家,2022(5):97-106.
- [2] 孙九霞,徐新建,王宁,等.旅游对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作用的途径与模式:“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专家笔谈[J].自然资源学报,2021,36(10):2604-2614.
- [3] 尚海洋,宋妮妮.返贫风险、生计抵御力与规避策略实践: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8县的调查与分析[J].干旱区地理,2021,44(6):1784-1795.
- [4] 李聪,王磊,康博伟,等.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4):38-47.
- [5] 张行,陈海,耿甜伟,等.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户生计恢复力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陕北米脂县石沟镇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0,36(1):100-106.
- [6] 叶文丽,王银,闵典,等.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多维贫困脱钩关系时空演变规律:以陕西省佳县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35(10):7-15.
- [7] 卜诗洁,卓玛措.可持续生计方法与生计恢复力分析方法的比较[J].地球科学进展,2021,36(11):1127-1136.
- [8] Sallu S M, Twyman C, Stringer L C. Resilient or vulnerable livelihoods? Assessing livelihood dynamics and trajectories in rural botswana[J]. Ecology and Society, 2010,15(4):299-305.
- [9] Ifejika Speranza C. Buffer capacity: capturing a dimension of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in African smallholder agriculture[J].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3,13(3):521-535.
- [10] Mbae J K. Assessing resilient agriculture-based Livelihoods: A case of conservation agriculture in Kanthonzweni sub-county[D]. Nairobi, Kenya: University of Nairobi, 2014.
- [11] Quandt A. Measur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The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approach(HLRA)[J]. World Development, 2018,107:253-263.
- [12] 刘伟,黎洁,徐洁.连片特困地区易地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力评估[J].干旱区地理,2019,42(3):673-680.
- [13] 何艳冰,张娟,乔旭宁,等.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研究:以河南秦巴山片区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9):53-59.
- [14] 陈佳,杨新军,尹莎.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1):150-157.
- [15] 温腾飞,石育中,杨新军,等.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榆中县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5):172-182.
- [16] 郑殿元,黄晓军,王晨.陕北黄土高原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优化策略研究:以延川县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9):9-16.
- [17] 郭蕾蕾,尹珂.田园综合体建设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重庆市忠县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41(9):136-145.
- [18] 王亚红,马道萍.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测度及其障碍因素诊断:基于河南省某深度贫困乡镇的实证调查[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19(4):476-484.
- [19] 杜巍,车蕾,郭玉.就地就近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生计恢复力测量及现状[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9(4):95-104,127-128.
- [20] 张静,唐一鹏,郭家俊,等.中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之技术报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9(09):109-126.
- [21] 郭子钰,谢双玉,乔花芳,等.乡村旅游地农户返贫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恩施州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2,43(4):668-678.
- [22] 贾焱焱,胡静,刘大均,等.山区民族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及尺度关联研究[J].经济地理,2022,42(8):194-204.
- [23] 刘倩,蒋金秀,杨星,等.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秦巴山区的实证分析[J].地理研究,2022,41(2):307-324.
- [24] 黎洁,高岚.乡村旅游对农户农林业生产和外出务工影响研究:基于陕西22个旅游扶贫村农户调查数据[J].人文地理,2019,34(4):143-151.
- [25] 童磊,郑珂,苏飞.生计脆弱性概念、分析框架与评价方法[J].地球科学进展,2020,35(2):209-217.
- [26] 贺爱琳,杨新军,陈佳,等.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J].经济地理,2014,34(12):174-181.
- [27] 崔晓明,陈佳,杨新军.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J].山地学报,2017,35(1):85-94.
- [28] 李佳,田里.旅游精准扶贫对民族村落农户生计影响的比较:基于云贵民族村落的调查数据[J].贵州民族研究,2020,41(3):87-93.